

青梅竹马的挚友

儿时的伙伴，融入最纯的情感
不灭的青春，展现最真的故事

朋友

〔韩〕郭暲泽 著
郭淑梅 译



当我们同在一起，我就什么都不怕！

中央编译出版社

青梅竹馬的摯友



朋友

[韩]郭景泽 著

郭淑梅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朋友©2001 by Kwac, Kyung-Tack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wac, Kyung-Tack
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 Seoul.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2001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文翻译权由台湾尖端出版集团授权。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朋友/ (韩) 郭曠泽著; 郭淑梅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12

ISBN 7-80109-519-7

I. 朋… II. ①郭…②郭… III. 长篇小说—韩国
—现代 IV. 1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7407 号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 (100032)

电 话: 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E m a i l: cctp_edit@sina.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0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自序

大约是七岁的时候吧？有一天母亲从市场买了几个线团回来。

就如同每日都要做的功课一般，我总是和朋友们在家里附近的小路上玩着盗贼游戏或在冰上玩耍，现在想起来好像也不怎么好玩，可是当时的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那些游戏上面。当母亲拉着我的手回家时，心里总感到非常不情愿，因为回家之后，我必须两手缠住丝线，帮着母亲把线团卷成如雪球般的线球。

那时候为什么总觉得母亲很烦人呢？

耳朵里总不时传来朋友们翻越矮墙、在巷子里跑来跑去的脚步声及喧哗声，我再也无法忍耐。





当线团顺利地卷成一个线球后,趁着母亲暂时起身的空档,我赶紧把手上的线团丢开,随便找了个借口,急急地冲出家门。

在夜幕降临之前,我只顾着和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根本全忘了线团之类的事情,直到和朋友分手走进家门时才想起来,并开始感到有些担心。

我想自己一定会挨骂吧,进门后乖顺地叫了母亲一声,然而,母亲只是默默地再拿出一个线团给我。

那是我刚才为了赶紧跑出去玩、随手扔下而没有卷好的线团。

想要唤醒悠悠岁月里,一直沉潜在意识上的记忆片断,在尝试



回忆过去时,突然浮现出孩童时期那些纠缠的线团。

解开一圈之后,必须再和下一个线结较劲,再解开,又要再一次和线结缠斗,最后终于失去了耐性,拿起剪刀一阵乱剪,线头一下子散了一地……

有时觉得回忆好像也和那散落一地的线头一样。

要让回忆苏醒,就像是要把荡漾在意识及无意识空间里的线头再聚集起来一般,是一件相当耗费心力的事情。更何况,所谓的岁月是就算你利用咒术也无法减轻沉重的遗憾,我们必须承受得起那些重量。因此,在串连过去无数的日子时,没有一天不对自己的糊涂感到后悔,没有一天不感到羞愧。





尽管如此,我们终究无法放弃这辛苦而又令人感伤的追忆,因为活了大半辈子之后,深深地感觉到,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应该好好整理自己过去的前半生。尤其是那些每每在重要时刻不得不离朋友而去的瞬间,以及那些朋友们。虽然有点愚蠢,但我好想向他们伸出手来,和他们握握手。

人生对任何人而言都是珍贵的,可以记录珍贵的人生往事,无论喜怒哀乐,都具有特别的价值。

不才的我实在非常幸运,为了让我能顺利地完成了这重要的工作,许多人都毫不吝惜地照顾我,给我忠告,我想再次向这些人致上深深的感谢之意。



我想向那些超越时空、以不变的容颜驻留在我记忆之岛上的朋友，再次伸出小小的手来。

2001年3月25日 阳光加深思念之日

郭曠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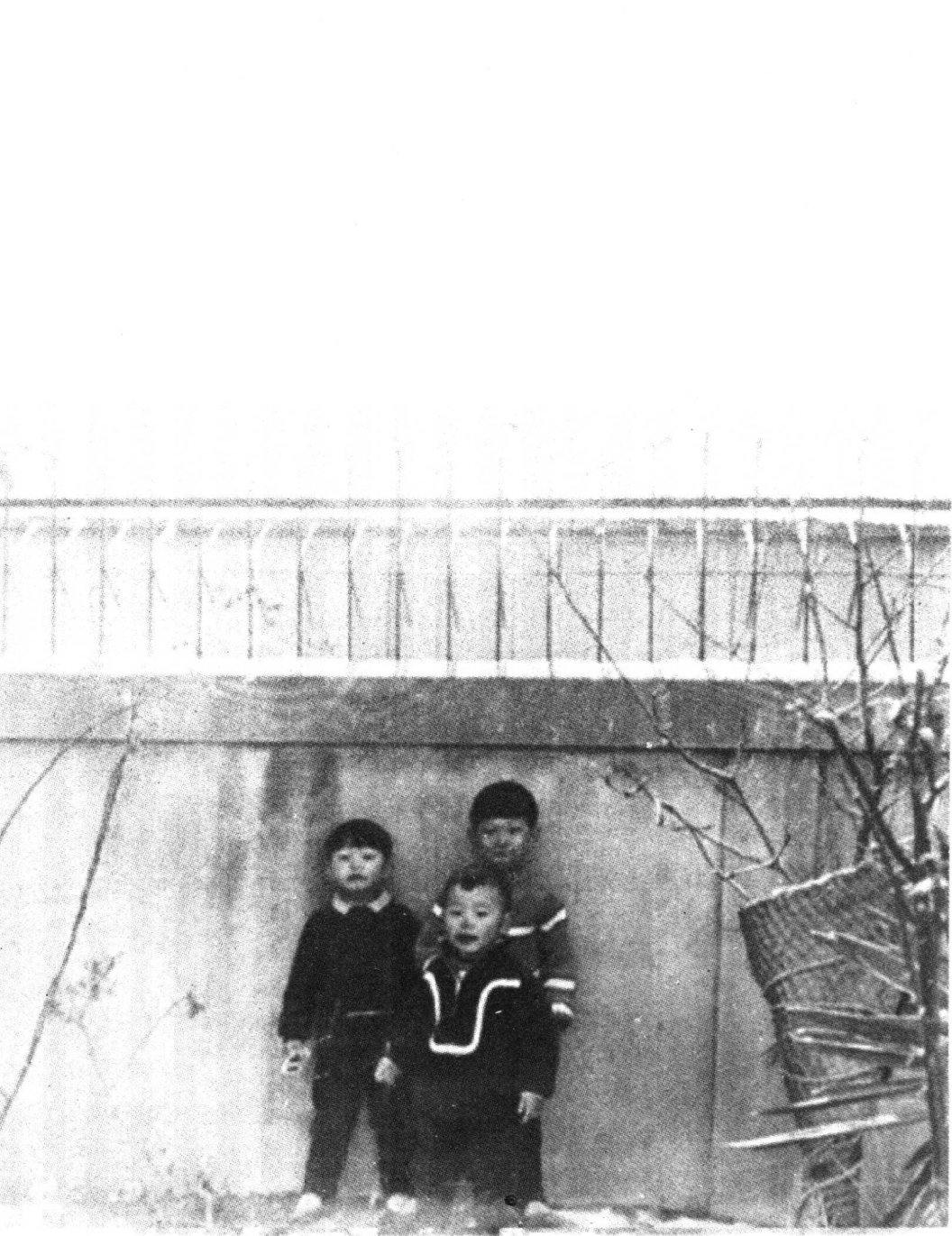


目 录

朋 友

1. 幼年时期 3
2. 青少年时期 57
3. 浮游于命运之海 141
4. 在朋友死亡之前 181
5. 赵五龄和海龟 255





1

幼年时期





巨大的机身划开晴朗的天空，缓缓地下降。相泽系着安全带的身体陷在椅子上，眼睛注视着天空下祖国的景致，一股和几年前出发时完全不同的情绪自心底涌起，此时感觉机轮擦撞地面，飞机已经在机场降落。

相泽和新爱并肩坐在计程车后座，慢慢地出了机场，一脸无辜却又带着歉意的新爱注视着相泽紧绷的脸。相泽嘴里叨着香烟，径自看着窗外。那些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变换着名字的容颜正在窗外微笑着，俊石、重浩、还有东洙，这些好像已经遗忘的名字，事实上仍一直停留在他内心深处。就如同看着辽阔的海洋时，眼里只有湛蓝的海水和天空，但如果一有船划到海里去，那船看起来就会像一直在那儿坚守岗位的小岛一样。濛濛的雾气里，仿佛从老旧黑白照片中寻得模糊影像的相泽，口中轻声呼唤出一个名字。

“俊石……”

二十年来，“朋友”的称呼一直牵引着他和俊石，在时光的河流



里,和俊石在一起的日子,给他留下了闪亮而鲜明的回忆。

然而仔细想想,俊石却总是在他人生重要的时刻缺席。在他当医生的梦想破灭而入伍当兵时,俊石并未到车站送行;在他结束青春的彷徨决定出国留学时,机场里也不见俊石的踪影。同样地,相泽在俊石需要他的时候也总是无法陪在他身边。俊石的母亲过世时他不在,俊石的父亲过世时也是一样,他们甚至没有一起拍过照。尽管如此,对相泽而言,俊石的名字绝对是不平凡的,在相泽的记忆里,俊石总是最美、最闪亮的。

相泽的视线穿过厚厚的车窗,凝视着越生活越无法了解的人世。

“朋友啊……”

俊石有一个习惯,他不叫相泽的名字,而总是亲密地叫相泽“朋友啊”。相泽学着俊石的说话方式,声音里隐藏着深深的痛楚和悔恨。

人并非因为有光鲜亮丽的过去才会有乡愁,其实只因为那是过去罢了。因为记忆无法再重来,所以总是令人怀念。相泽的眼底一片迷惘,充满了过去的回忆。在繁忙的生活里,这些回忆好像早已被抹灭了,然而实际上却像不知不觉中吸入的空气一般,一直环绕在他的身旁。

他的眼里孤独而混乱,回忆里总是出现一个有着长长下巴的俊石。

消毒车穿梭在巷道之间喷洒着白色的气体,沿着蜿蜒的山腰

道路，人们陆续从灰暗的房子里跑出来。穿着短袖或短裤的大人们为了方便家里消毒，大敞开门，顽皮的孩子们则满脸兴奋，一路跟随着消毒车跑。从敞开的门里，可以看到某户人家的大婶正把脱光衣服的小孩放进桶里，帮小孩洗着澡；也可以看到正忙着弄酱缸的某个老奶奶那布满皱纹而颤抖着的手；还有穿着短袖衬衫的大叔拖着塑胶鞋边摇着扇子边笑。站在木门旁看着消毒车，孩子们鼓噪喧闹着，对着消毒车的喷雾口，作出要跳开的样子，但一下子又贴进前来，这二十多名小学生年纪的孩子，在浓浓的白雾里跑来跑去又大吼大叫着。

消毒车驶出了巷道，穿越过小河上的桥。追着消毒车跑出巷道的孩子剩下不到一半，只有七八个孩子还喘着粗气，一直追赶着来到小河桥上。

接着，消毒车和小孩子们往市场街这边来了，街道两旁立着许多大小不一的 70 年代传统市场。有几个原来跟在消毒车后面高声喊叫的孩子冲出白雾，跑向店铺的货架。就像老鹰猎取食物一般，每个人迅速地从摆在货架上的米糕、水果或零食堆中抓起一样东西后，又赶紧跑回消毒雾里躲起来，其中一个女孩子却不幸被气急败坏追出来的小店老板一把逮个正着。

消毒车接着要越过小山丘，但仍有几个孩子继续顽强地跟在消毒车旁跑前跑后。车子马上就要翻越山丘下去了，孩子们还是锲而不舍地奔跑着，终于有几个孩子气喘喘地停了下来。

消毒车速度不减地驶往大马路，喷出的白雾也慢慢散去。车子逐渐远离，三个坚持追赶消毒车直到最后的孩子，在缓缓消散的



雾气里现出身来。这三个小鬼涨红了脸，站着调整呼吸，过了好一会儿才喘过气来，一边大笑着，一边自己坚持到最后感到很满意，脸上尽是洋洋得意的表情，互瞧着对方。

三个小鬼中，下巴较长而且特顽皮的俊石把握在手上的苹果拿起来晃晃之后大咬一口，味道好像很不错，他满面春风地说：

“依我看还是我的手脚最快，对吧？”

头发微黄，皮肤像褪色般白皙的东洙也举起手上的东西给大家看。

“我这颗比你的大吧？”

俊石不服输地顶回东洙的话：

“但是我的苹果比较好吃！”

长着一张鸡蛋脸的相泽，手上抓着一尾已经退冰而且滴着水的青花鱼，原来争执不休的俊石和东洙看着相泽的滑稽样全都笑了出来，相泽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孩子们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转头向后看，有一个个子较小又长得丑的小孩正靠近这边，他手上抱着一颗比他的头还大的西瓜，跌跌撞撞地跑过来，这个小鬼就是重浩，重浩满身大汗，一脸骄傲地看着大家，孩子们全都向重浩竖起大拇指。

“哇，还是重浩最厉害！”

“你真是了不起喔，重浩！”

“应该很好吃吧？”

孩子们就像事前有约定似的同时爆笑开来，四个人互相勾肩搭背，穿过尚未完全散去的消毒雾气，往原路折回。他们要向落在